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雜紀一

傳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賢者於大節斷無虧損然小閑出入或多有之此皆褻漫之事非有關於作史然賢者之頻笑與人自是不同昔袁粲見王景文而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雖餔啜亦復可觀故於諸公細事亦復記之以示來者作雜紀一卷

中庸之舉九經其一曰體群臣又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余觀唐宋以來仕宦皆有旬休蓋治官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今世所言上澣中澣下澣即本於此蓋以初旬休日爲上澣中旬休日爲中澣下旬休日爲下澣也夫人生處世孰無取樂自適之心難道一入仕路即使之剖杯杓棄交游一切皆禁絶之耶故洗沐一日乃使之少得自適其私其體之也可謂至矣故古之在官者皆有善政其即吾聖人所謂報禮重者

非耶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詩云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爲劇郡長安得閒晏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呉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

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真語實

其初到郡齋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其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泛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

波皓月中

夜遊西武丘寺落句云擺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父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隱情矣雖由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傅之誠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於此則論者交至矣是豈　朝廷之意皆由當事者不知大體不

順人情好以苛細責人卒之近世亦鮮以循吏稱者豈上之人所以體之者有不至歟然不知責其細適所以遺其大也

昔　孝宗皇帝嘗問一内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功夫飲酒内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　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

夕半夜叫燈未嘗缺乏乃知　孝廟體悉群臣可謂備極故德澤在人至今猶念之不忘若今之當事者皆能推廣此心每事如此則諸人有不盡心王事者耶

東橋好謔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為南祭酒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後

嘗坐少項東橋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諢名麼余對以不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一姐蓋東橋嘲大褒朗於小閣處不甚點檢也一日與存老偶話及存老云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諢名如陳石亭喚做陳木匠鄭某喚做鄭舉馬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愛狀若處女故有此稱而東橋偶及之蓋非譏西玄也

存齋先生爲編修時進京過吳門時王南岷爲

蘇州太守設席相欵獨請衡山同席蓋重存齋
先生也衡山見余每道存齋與羅念庵資質純
粹獨不喜唐荊川
余造衡山常徑至其書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
以早飯後即往先生問曾吃早飯未余對以雖
曾吃過老先生未吃當陪老先生再吃些上午
必用點心乃餅餌之類亦旋做者午飯必設酒
先生不甚飲初上坐即連啜二杯若坐久客飲
數酌之後復連飲二杯若更久亦復如是最喜

童子唱曲有曲則竟日亦不厭倦至晡復進一麵飯余即告退聞點燈時尚喫粥二甌余在蘇州住數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尺寸

戊午年到家返南京過無錫與華補庵約來歲同至蘇州與衡山先生做九十時余尚住南京巳未三月依期而發至無錫巳昏黑即差人往補庵家問訊云老爹往蘇州去了余曰豈補庵負約乃先期而往耶再往問之曰文老爹作故

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喪去了次日早發
抵暮到射瀆口遇補菴即過補菴舟相與傷歎
者久之補菴命置酒復廻舟至虎丘携壺榼飲
劔池上余時携一善箏歌者補菴令人遍至伎
家覓箏竟不能得留連傾倒半夜別去
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雇遊山船
以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開呼此伎出見
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
計同愛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倪雲林之癖衡

山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純甚真至不可向邇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純玩弄遂披拂於同愛頭面上同愛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跅弛不羈■卒以罣誤落籍後　武宗南巡獻樂府遂得供奉　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打魚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上同臥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

服亦異數也後　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爲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北方士夫淳朴有古風不虛作聲勢余受業師沈人傑以舉人爲臨潁縣教諭其子庠生沈公勇隨父在任縣中如南塢賈閣老則希出其下如趙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卿寺一至憲副亦有文章刻研岡集者是也皆以進士官至通顯然佻脫之甚時時從學前過則呼沈公勇曰沈二哥我們大家去打箇瓶夥即同至酒

店中喚酒保取酒酒保持黃酒一大角下生葱蒜兩盤即團坐而飲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須要些下飯三人曰這噇子吃下飯占了肚腸怎生吃酒命酒保炒半斤肉來沈自喫肉三人都不下箸

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詣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一三曲欲獻者久之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

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渼陂杜甫遊春雜劇其所謂李林甫者盖指西涯也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菴同鄉亦常相見否大周曰升菴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見後升菴謫戍任劉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菴下筆則亹亹不竭然不善談對人言甚謇澁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

貴公子

有客從山東來者云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繼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賢中麓每日或按樂或與童子蹴毬或鬬棊客至則命酒宦貲雖厚然不入府縣別無調度與東南士夫求田問舍得隴望蜀者未知孰賢

王元美言余兵備青州時曾一造李中麓中麓開燕相款其所出戲子皆老蒼頭也歌亦不甚

吖自言有善歌者數人俱還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唱家吃酒余謂西玄方嚴清謹必無此事或者流傳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閨壼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揚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絕高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

學太初詩格本高文儀狀軒舉丰神俊異後聲望遂出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舉動故爲詭異亦欲以沽名也嘗見黃淳父言寒溪初至蘇州時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則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肴饌命主人買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熾薪手自烹飪調齊或以小羅槃貯乾脯一二物出之與主人共飲其音吐談議亦能動人留連竟日至暮然後去

方寒溪好潔舉動皆異於人其坐處常鋪一鹿皮簟足

寒溪頗尚氣其所居與章朴菴住宅相近方氏門前有一皎皎灘朴菴與有司訐來種蘆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鳩聚族人與章家大哄朴菴不敢與爭

方寒溪有口好辯唐漁石以養親還家有一女孫其母族朱氏求婚漁石堅意不許朱氏無計乃謀之於寒溪寒溪往見問曰令親朱氏求婚

公何故不許公以養親乞歸令不許毋家之婚恐傷太夫人心非乞歸本意也漁石無以應勉強許之後漁石起官有一秀才與寒溪隣居平日於漁石素踈且其人亦不足往別者漁石過往造之經寒溪門不投一剌乃所以示意於寒溪也寒溪作一詩送行中一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語亦涉譏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後能爲農

上策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捨此則無策矣吾見玄之畧涉經史樂親善人似可與進者第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俯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爲羲皇之民盧成携子孫同處其中尤不負初志但時事慘惡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在

郡時忽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盖澤門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任府之東頗相厚妮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謔人以爲沈玄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沈平日有脣吻善譏議然此謔實不知其果出於沈否也余嘗記得小時聞有一對云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太守喻公時沈尚未生盖馬縣侯自明爲同知聶瓚齊鑑爲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逃後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只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謡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貪酷拚得重叅華亭縣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潘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尹倪名光薦故也是非之公毫髮不爽豈當時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賢聖之君則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産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今乃陷之以死是何無人道耶

叢說卷之十八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史公定著爲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

是也後此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之類又別爲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九至二十共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 名 可名非常名無 名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母句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世之
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
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 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竅
此讀於義頗不協必當以前所讀者爲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
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
而世說以爲何平叔見王注精奇迺神伏者何
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覩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

歷萬世而不𣧴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藉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玄之又玄註鍾會曰幽冥其晦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玄牝之門章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

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在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深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

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其無繫泝泝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

歸根曰靜章注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註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

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爲輕根章註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

上德不德章註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

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横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義甚長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黒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
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黒不能榮而但守
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
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
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絶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
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
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
刻行

莊子蓋本於老子則知老子者宜莫若莊子矣莊子天下篇其論諸家道術則以關尹與老子並列其言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淸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扵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扵物不削扵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自叙其道術則曰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為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淑詭可觀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其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最發露處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語非後世所能曉然

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之天子春有觧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卬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絶又烏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欝而未伸劂

窮之用轉而多悞

莊子逍遥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遥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遥論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注之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詞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刄而

觧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惠卿王雱陳祥道陳碧虛趙虛齋劉槩林疑獨吳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鬳齋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內篇論能見一斑

楊升菴言邵康節云莊子盗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無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

山曰逍遥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
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
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若世之病莊子者皆
不善讀莊子者也
黄山谷莊子内篇論曰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
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
能逍遥唯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遊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
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營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

其毋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
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
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
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觧剥斯文耳
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
周爲齊物之書閔閔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黄幾復數爲余
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

難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黄帝堯舜孔子自楊雄
不足以知之
貢幾復消搖義曰消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内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
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駡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乎而文不乎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葢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

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讓王盜跖漁父說劒四篇眞是後人勦入者蓋莊子之書其妙在於謬悠假詭不可以常理窺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爲蘇公勘破今若細觀則逈然自別蓋不待論而知其僞矣

朱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

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關尹子余家舊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來葉今已失去亦不能舉其詞觀莊子數言大率不出此矣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

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爲六子老莊列是道荀楊文中儒家也

楊升菴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弊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菴爲莊子文飾然

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盭矣孰謂升菴爲知莊子者哉

升菴云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瘖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賸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楊升菴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

民之吉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情性相與表裡咳助曰情本性中物幹嬰曰卯之性爲雛不將不孚

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楊升菴云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象注莊子之奇亦錄出之如逍遙篇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註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死生爲寤寐以形

骸爲逆旅又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
又云天性在天賓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
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　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刑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
所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
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於春風
木不怨凋於秋天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

以爲界如榆關栁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云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水按此范説爲長解其天弢隳其天袠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衣之在袠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隳袠則卷舒無礙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
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
楊升菴云安處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
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
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遽伯告顏闔
又下於夫子告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
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
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

已然子高未至於狗人忘已也闔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此雖莊子寓言然皆因人而爲論高下孰謂莊子之漫爲此語邪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

郭象註莊子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深榮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楊升菴曰此皆俊語也晉人語本自
拔俗況子玄之韻致乎
張光叔曰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
目目憐心蓋言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
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
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大
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
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唯聖人能之之意
晦翁先生答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遠極妙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故令人猝看難曉余謂莊子不肯說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縕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顔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歛然終日不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

子固不用力者為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户則吾道亦自枝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為田子方再傳而為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禽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扵後世不靡扵萬物不暉扵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扵俗不飾扵物不苟扵人不伎扵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為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鈃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鈃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為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漢書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

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固又兼愛而畧無等差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觳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猶許行治農而遂爲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史記曰墨子盖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
者即仲弓歟盖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
面知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馯臂子弓也
無所見恐不足以當此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守
其家法盖儒家者流也
春秋時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所

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子范子計然田俅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縱横之流也

叢說卷之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爲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然五霸以齊桓爲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嘗以仁許人獨稱管仲曰仁蓋深與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

威定霸者具在於是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
則春秋戰國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
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
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管子
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内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

知禮義廉耻者盖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

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
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
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
常治矣又豈特覇齊而已哉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
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使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
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
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
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
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
流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書愼到有愼子世皆有其書

愼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愼子之言如此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

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尊賢爲賢與君爭者是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啓坑儒之禍嗚呼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非耶

余觀愼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
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
名者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
專於刻急
又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於義
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
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訟甚乎名

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關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鶡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或者是僞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戕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後遂大背其師說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余

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元出於老子

韓非子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

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爲堯舜既無叅驗是不足爲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爲得嗚呼其卒至於亡國滅身不亦宜哉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

緯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爲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

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爲首也

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甘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諸篇

縱横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

是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公兵法玄女戰經尉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書之類皆出其下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奭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鄒奭十二篇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别録曰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國强兵

醫家如素問中内經與靈樞經之類盖深明於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變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

可以取效今世但以朱丹溪爲儒醫學醫者皆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爲何物矣正如學者不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禍亦豈小小哉

漢有張仲景世稱爲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爲主有脾胃論朱丹

溪則言氣血痰皆因前人所未發各申其見以補其所不及學者當會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爲主則是氣血痰三者爲足以盡天下之病哉

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貢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舛駁

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皥皥之風不遠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誼通達國體又其書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本

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董子然其言多禨祥讖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太弘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

手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諸文學與之辯難言興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刻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爲雅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

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也大醇而

小疵

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

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

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

身雕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

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

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

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續詩有元經以續春秋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先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楊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藉其猶奴隷也夫六藉六經也苟得爲其奴隷則亦得以窺聖人之門墻而非離經叛道者矣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盗桼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叢說卷之二十